

非洲的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

张永宏

内容提要 近十多年来,非洲重视把本土知识的保护与利用嵌入发展计划,一些国家为此出台了专门的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其核心内容包括:整合本土知识进入科技创新体系,整合本土知识进入减贫计划,整合本土知识进入教育政策,以及把本土知识事项纳入立法体系、政府管理体系、国家建构视野等。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非洲 本土知识 保护与利用

非洲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生态环境脆弱、国家形成过程特殊,在这样的条件下谋求发展,保护、利用本土知识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近十多年来,国际发展机构、非盟、非洲一些国家把本土知识的保护与利用列入发展计划,先后出台了一些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例如,1998年,世界银行非洲地区知识和学习中心编制了《本土知识与发展行动框架》(Indigenous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for Action);1999年,乌干达发布了《本土知识与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和行动框架》(I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tional Strategy and Framework of Action)。2002年,乌干达把本土知识在减贫中的应用机制编入《乌干达国家整体发展框架》(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DF)。2004年,南非政府颁布了《本土知识系统政策》(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随后又设立了本土知识国家研究基金。2005年,非洲第二届科技部长会议通过了“非洲科技

* 张永宏:云南大学出版社编审,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650091)

**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名称:“发展中国家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AZH087。

整体行动计划”(the Consolidated Plan of Action for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ross Africa),该行动计划把本土知识的保护与利用列入其中。2007年,赞比亚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举办了本土知识和技术传播研讨会,开始建设赞比亚本土知识体系数据库和发展基金,着手推动国家战略关注本土知识的保护与利用。此外,肯尼亚、坦桑尼亚、斯威士兰等国建立了国家防灾、减贫方面的本土知识应用信息系统,纷纷启动本土知识教育、培训和管理计划。纵观非洲出现的一系列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是整合本土知识进入科技创新体系、教育体系、减贫计划,并把本土知识事项纳入立法体系、政府管理体系及国家建构视野。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核心内容的介绍、分析,揭示本土知识在当代兴起的丰富意义。

一、整合本土知识进入科技创新体系

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分属不同的知识范畴,本土知识的作用通常受到文化传统和地域环境的限制,一般不可能像科学知识一样,具有解决问题的普遍性功能。但是,本土知识所包含着的生存方式和技能,不仅可以补充科学知识的不足,而且能为知识创新提供广阔的背景和多样化的选择线索。因此,本土知识与科技创新系统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的。在科学发展史上,本土知识是科学知识发生、发展的土壤,证据俯首可拾。今天,本土知识在与科学知识系统的对话和相互作用中发展、变化,科学知识创新系统也在不断吸纳本土知识的内容。非洲对这种关联价值的认识,是在促进科技发展的进程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完成国家独立任务之后,创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发展政策。1980年初,非洲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开始系统思考非洲联合自强的根本途径。1994年,非洲经济共同体通过的阿布贾协议进一步突出了发展这一主题。进入21世纪,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发布了千年发展目标,积极探索切合非洲实际需要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应对诸如粮食安全、环境退化、疾病、水安全等方面的挑战。2001年7月,非盟成立,并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重视搭建非洲内部、非洲与世界之间的科技桥梁,并积极推进知识共享,倡导基于本土文化的发展。但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由于科技教育落后、研究与发展(R&D)投入低、专家流失严重,“科学、技术和创新”这一组发展的动力体系推进起来一直步履维艰。2003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秘书处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组织召开了非洲第一届科技部长会议,会议通过了“非洲科技行动计划纲要”,在此基础上,两年后,第二届科技部长会议发布了“非洲科技整体行动计划”。该计划认识到,本土起源的应用性技术具有强交叉联

结性,因此,本土知识是创新的肥沃土地,应将其列入非洲的科技发展战略。针对非洲的现实和条件,并着眼于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非洲科技整体行动计划”按项目的内在关联性,规划了若干大类的科技发展项目,其中,“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和本土知识”被列为第一大类,包括三项行动计划:一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二是生物技术应用及其安全问题研究,三是本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本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行动计划认为:“非洲有着丰富的本土知识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它们根植于非洲的文化和生态多样性之中;数千年来,非洲依靠它们解决特殊的发展和环境问题。这些知识和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抵抗艾滋病和其他疾病,防止环境退化等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理解和利用非洲本土知识,建设非洲本土知识数据库,加强对本土知识的保护、开发,实现本土知识在教育课程中的整合,是发展非洲科技的一个重要方面。”^①非洲一些国家的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更加明确地认为,本土知识在筛选植物的医用价值方面,有效性比例可提高4倍,生物选择的成功率试验比例可以从万分之一提高到1/2,没有本土知识的输入,今天使用的很多有价值的医药产品将不存在。因此,本土知识与其他知识系统的相互作用是研发新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机会所在,不能低估;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面对全球传统医药创新产品拥有每年超过300多亿美元的市场,非洲国家决不能忽视本土知识的创新价值。^②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本土知识整合进入国家创新体系。南非的基本做法是设立本土知识国家研究基金予以资助。

《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认为,和所有知识系统一样,本土知识发展同样需要投入公共资助,包括本土知识的研发、创新、保护,以及与此相关的成果鉴定、政策协调、合作、课程开发、小型企业发展、公共管理等,都应有适当的基金予以支持;财金因素的缺失,必然限制本土知识作用的发挥,对本土知识研发的资金支持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重要性,国家应创造条件,在多种科学部门特别是农业、医学、工业、科学研究领域,设立本土知识研究项目,在国家研究基金中建立专门的本土知识研究基金,为本土知识研究提供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合作和分解式探索的机

① African Union (AU) Commission and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 “the Consolidated Plan of Action for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ross Africa,” see http://www.nepadst.org/doclibrary/pdfs/doc27_082005.pdf.

② Depar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see http://www.dst.gov.za/publications-policies/strategies-reports/reports/IKS_Policy%20PDF.pdf/view?searchterm=indigenous%20knowledge%20systems”.

遇,以丰富国家创新系统。^①

南非本土知识国家研究基金的主要资助方向包括:破译、辨认和揭示本土知识的基本属性,发展理解本土知识特性的相关理论范式和方法范式,提高南非在本土知识领域的研究能力,呈现本土知识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支持研究机构援助本土和地方社区在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方面的创新实践,特别支持乡村地区发展本土知识型中小工业,并为农业和工业企业的中长期需要提供宽泛的资助;资助本土知识项目的合作、协调,以扩大其影响;在与已有的项目连接方面,通过提供实验机会,鼓励地方社区、学校、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应用本土知识成果;支持建立具有独立性的资金组织,如本土知识信托基金组织;支持草根创新者的能力发展,如小规模农场主、手艺人、妇女和工人;引导各种市场和非市场手段支持本土技术升级;资助大学研究机构建立本土知识中心和实验室,援助现有的机构促进、发展、保护本土知识等。该基金涉及本土知识生产、传递和利用的方方面面,如本土知识的传统特征与现代性,本土知识界限参数和操作范式,本土知识在恢复社区个人和集体的尊严、自信和生产能力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本土分类学,本土社会文化系统,本土知识的理论和哲学基础,传统医药和健康,本土食物系统,本土艺术、工艺和材料,社区权力,冲突的管理和预防,宗教、文化和本土语言,本土知识与其他知识系统的区别,本土知识的知识产权,本土知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本土知识可持续资源利用,等等。^② 2008年,南非在国家研究基金管理机构中专门成立了本土知识系统项目管理委员会;2009年,南非科技部进一步就资助本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制定了项目指导书,大力扶持本土知识与创新的连接。^③

二、整合本土知识进入减贫计划

非洲大量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许多国家长期存在缺粮问题。^④非洲的贫困问题往往与疾病流行、环境恶化缠绕在一起,互为因果,成为非洲减贫的三大难题。因此,非洲减贫的任务,重要的是发展农业、增加基本口粮的供给,发展医疗事

① Depar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see [http://www.dst.gov.za/publications-policies/strategies-reports/reports/IKS_Policy%20PDF.pdf/view?searchterm="indigenous%20knowledge%20systems"](http://www.dst.gov.za/publications-policies/strategies-reports/reports/IKS_Policy%20PDF.pdf/view?searchterm=)

②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see <http://www.nrf.ac.za/projects.php?pid=45>;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NACI),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Structures,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in *Background Report to the OECD Country: Review of South Africa's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21 JULY 2006, Pretoria: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③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IKS) Programme," see <http://www.mrc.ac.za/funding/newsitems/iksguide.pdf>.

④ Martin Rupiya, "Food Aid: The Implication for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13, No. 1, 2004, p. 84.

业、控制疾病流行,维护生态平衡、遏制环境恶化。

发展农业是解决非洲饥饿和贫困的关键,但由于资金和技术缺口大,非洲的现代农业发展不足,传统农业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式。非洲 96% 的农民以耕作小于 5 公顷的小土地为主,传统小规模农业在维持生计上占据支配地位。^① 传统农业是一种生态耐受性强和有弹性的作物生产系统,是适应本地环境的安全生产方式,其可持续性已得到长期证明。同时,传统农业承载着大量的劳动力,是就业、减贫的关键领域。事实上,黑非洲九成的粮食生产靠传统方式,传统农业是非洲的重要经济活动,本土知识在其中起着支点性的作用。因此,《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指出,南非应尽快创立鼓励机制,大力开发本土知识的经济潜力,推进本土知识成为维持生计、增加就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②

从因地制宜的角度来看,本土知识不仅是解决非洲缺粮问题的基本手段,也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本。非洲由政府推进的农业技术重视与农民发展起来的本土技术相结合,不仅成本效益佳,而且具有环境友好性,可增加妇女自助的收入来源,促进乡村发展,提高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等,其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

近年来,非洲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整合本土知识进入减贫计划。乌干达把本土知识列入了国家农业现代化计划(National Program to Modernize Agriculture),并依托国家农业研究组织(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NARO)研发相应的方法,使本土知识实践得到甄别、测试,为孵化本土创新、整合本土知识进入国家减贫战略,提供有效的实践框架。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计划(Uluguru Mounta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 UMADEP),一方面,把农民引入本土知识整理与自然作物保护计划(Natural Crop Protection, NCP)中,并通过相关的教育训练,促进本土知识的传递;另一方面,把信息技术运用于本土知识的收集、整理和传播之中,帮助社区建立本土知识收集、证实、传播、交换、整合的机制,催育了社区的创新,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导下开展的一项名为“连接计划”(The Links Project: Local Knowledge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and Achieve Food Security)的粮食安全发展项目,强调粮食安全服务包含着的两种连接类型:本土知识与农业管理的连接,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与人力资源的连接,有效地提高了东南非乡村充分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以实

① Jenny Clover, "Food Secur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12, No. 1, 2003, p. 12.

② Depar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see [http://www.dst.gov.za/publications-policies/strategies-reports/reports/IKS_Policy%20PDF.pdf/view?searchterm="indigenous%20knowledge%20systems"](http://www.dst.gov.za/publications-policies/strategies-reports/reports/IKS_Policy%20PDF.pdf/view?searchterm='indigenous%20knowledge%20systems').

现粮食自给的能力。^①

把传统医药知识整合进政府卫生事务,是非洲减贫战略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非洲,传统医药往往是穷人唯一能够支付的医疗形式,高达80%的人口依靠传统医药满足其健康需求。非洲传统医药由于具有文化可接受性和经济可承受性的优势,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在卫生系统里快速增长,其减贫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政府高度重视本土药物的开发利用,有的还成立专门的本土医药管理、研发机构。例如,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展了非洲第一个传统医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计划,以服务于人畜健康。^② 设在南非开普敦的非洲传统医药国家咨询中心,专门负责指导传统医药的教育和培训,以及相关加工工业的建立,以此促进减贫。南非、中非共和国、几内亚、马拉维、肯尼亚和科特迪瓦联合开展的医用植物和地方社区计划(The Medicinal Plants and Local Communities-Africa, MPLC-A),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中心,形成了由200多个科学家、研究人员、传统医师组成的医用植物、传统医药和本土知识信息交换网络,并分别在非洲的英语区和法语区成立了两个国际性地区工作室,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如医用植物和传统知识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地方社区和传统医师的参与研究,新药研发,传统医药工业化生产工艺的标准化,在公共卫生系统中整合传统医药等,重点关注对医用植物的保护、种植和可持续利用,通过鼓励社区运用本土知识,探索利用生物资源的可持续方法,帮助社区脱贫。^③

世界银行一向支持非洲国家应用本土知识改善医疗条件、促进减贫。在埃塞俄比亚,世界银行支持医用植物市场的发展,并努力促进地方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医师和全球科学共同体在传统医药实践的科学证实方面的合作;在西非大多数国家,世界银行支持的艾滋病防控项目都倡导向传统医师进行系统咨询;在布基纳法索,世界银行帮助促进传统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保护;在几内亚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寻找、组织和培训传统医师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鼓励和支持利用传统药物治疗机会性感染;在马拉维社会发展资助计划中,把本土医药知识的评估作为资助社区减贫项目的重要依据;在厄立特里亚儿童健康发展计划中,为改善儿童健康、母婴营养和早期教育,鼓励识别、证实、收集、存储和传播与婴幼儿发展有关的本土知识,等等。近年来,世界银行本土知识与发展计划的走向是更加关注传统医药。2005年,世界银行和全球研究联盟(Global Research Alliance)在南非组织研讨会,

① UNESCO-LINKS, "Scienc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SU/UNESCO, 2002, see http://portal.unesco.org/science/en/files/3521/10849767441ICSU_Report.pdf/ICSU%2BReport.pdf.

② J. Lambert, "Ethiopia: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e Bridge to Better Health," *IK Notes* 35, August 2001.

③ MOST/CIRAN, "Best Practices on Indigenous Knowledge," see <http://www.unesco.org/most/bpik-pub.htm>.

科学家和来自亚非拉的传统医师在本土知识的科学证实方面深入探讨合作的路径和方法。之后,世界银行加大了本土知识与千年发展目标跨地区远程学习课程的组织力度,支持喀麦隆、布基纳法索、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南非、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等国建设本土知识医药数据库。^①

环境恶化与贫困是联系在一起的。非洲大陆 2/3 是沙漠和干地,3/4 的农用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约 5 亿英亩土地存在土壤侵蚀和退化问题,干旱和沙化严重影响着非洲的农业生产和环境可持续基础,而贫困人群除靠掠夺式利用土地得以生存外,别无选择,这种非持续利用的手段,反过来又加重了环境对生计的威胁。同时,环境问题和贫困往往又成为疾病和战乱的祸根。在科技条件普遍落后的非洲,解决环境、贫困、疾病等发展问题,仅靠科技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动员一切力量,包括本土知识资源。这也是非洲减贫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非洲的一些自然资源管理计划强调有形知识(如传统医用植物资源)和无形知识(如自然资源管理的调解机制、共享机制等)的利用,加纳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积极探索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以改善社区环境、生计和健康的有效的本土方法,马拉维湖生态系统保护计划利用本土经验和实践管理湖区周边社区的经济活动和生计,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的环境保护计划充分发挥社区传统制度的作用,尽可能地吸收、整合本土知识,以获取更好的发展效果,等等。^②

三、整合本土知识进入教育政策

非洲现代教育源于西方。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办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乡村传教士、警察、税官、政府事务管理人员等,以满足殖民系统的需求。传至非洲的西方教育,一方面把非洲的本土文化斥为无用的、过时的、未开化的、野蛮的、僵死的,对现代文明毫无贡献,致使非洲学校的课程缺少非洲文明的内容;另一方面,携带着西方文化价值的使命,打断了非洲的传统价值、实践、态度和行为方式,致使非洲受教育的精英与非洲传统文化疏离。

事实上,非洲文明对现代文明同样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在几何学、代数学、医学、药学、物理学、化学、外科学、宇宙学、文字、诗歌和戏剧、宗教和伦理等科学文化方面,以及棉花、黍、西瓜、可乐豆、咖啡等农作物的驯化,都凝结着非洲人的

① Knowledge and Learning Group of Africa Reg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Local Pathways to Glob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2004, see <http://www.worldbank.org/afr/ik/ikcomplete.pdf>; World Bank, *Workshop on the Scientific Valid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HIV/AIDS*,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February 9-11, 2005, see <http://www.worldbank.org/afr/ik/newsflsh.htm>.

② Knowledge and Learning Group of Africa Reg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Local Pathways to Glob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2004, see <http://www.worldbank.org/afr/ik/ikcomplete.pdf>.

智慧。但近代以来,殖民教育排斥非洲本土文化元素的倾向已经严重侵蚀、影响着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必须有本土的教育模式来反映非洲的历史和文化系统,重塑非洲人自尊、自立的信心。非洲基于本土化的去殖民化运动,要旨之一就是发展一种批判性的认识论,为去殖民化的目的而考量本土知识的效力,为此,应打破西方通常的知识分类标准,运用建立在本土文化之上的概念、分析体系及范式,挑战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的殖民背景,这不仅有利于道德的评估,也有利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互动,而且,学校课程的本土化能使非洲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懂得殖民时代教育政策的意图和对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影响。^①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一方面,经济、大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平台的相互作用,更趋向于加速同质文化实践的建立,导致文化多样性在快速萎缩。据估计,全球有5000—7000种语言,每年消失约100种,约2500种正在使用的语言处于萎缩状态,其中32%在非洲。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采取措施防止本土文化继续受到侵蚀,大力保护本土文化的多样性,积极倡导多元文化观。多元文化观的逻辑指向是尊重本土。教育作为本土知识的载体和本土知识作为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二者的联系是广泛的,互为表里,跨文化教学、情景教学的良性循环在这种基础上方得以展开,这正是本土知识的教育功用之所在,而不仅止于对本土知识本身的学习。教育通常分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个人自学,非洲的实践表明,本土知识对这三种教育类型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非洲是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发展本土教育,成为突出的挑战。因此,非洲复兴计划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认为,国际本土知识运动的成长已影响到主流多边协议,并促成在世界可持续发展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和行动计划,本土知识已成为非洲大陆重要的紧急事项。^②

南非1995年教育和培训白皮书指出,国家教育和培训政策的基础目标是使每个人能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包括品质和技能的提高,并依据宪法原则,使非种族主义、非性别歧视和社会平等、公正和公平的追求变成国家教育系统的基石。这种理念同时被写入南非1996年科技白皮书和艺术、文化和遗产白皮书。教育是文化的构成部分,而文化又是通过教育得以传递的。本土知识作为传统文化的要害,对传承文化、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显然应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指出,在国家资格认证框架中承认本土知识教育,不仅符合宪法需要,而且有利于创造性地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

① Gloria Emeagwali, "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IK):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iculum", in Toyin Falola ed., *Ghana in Africa and the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du Boahen*, Africa World Press, New Jersey, 2003.

② Knowledge and Learning Group of Africa Reg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Local Pathways to Glob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2004. see <http://www.worldbank.org/afr/ik/ikcomplete.pdf>.

的发展,有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非洲文化的价值,其必要性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基于南非特有的政治历史主干,即种族和文化方面曾对人权的压制;其二是不断加速的全球化对本土知识全球围困的影响;其三,在种族隔离时代及以前产生的知识机构正在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本土知识是非洲知识分子存在的表达方式。《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还就如何把本土知识整合进入教育系统提出了指导原则。第一,应在“新课程大纲说明”中,认识和强调本土知识的重要作用。第二,需要适合的方法学,以调动本土知识融入不同的学习内容之中。第三,国家学历认证框架应对在本土社区中习得的知识和实践,包括口传知识,提供具法律效力的认定和证明。第四,创立政策手段,维护和监督社区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的知识。第五,本土知识具有动态的品质,是在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而获得活力的,应与终身学习的原则联系起来,使本土知识的教育拓展到学校、学院、研究机构以外。南非本土知识国家战略要求教育部据此采取措施,分阶段整合本土知识进入课程,并尽快建立相关的鉴定机制。^①

四、把本土知识的保护纳入立法体系

在非洲,非洲地区知识产权办公室(ARIPO)(适用于前英国殖民地)和非洲知识产品组织(OAPI)(适用于前法国殖民地)致力于保护社区权利,提高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非洲一些国家如南非,是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签署者,有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覆盖商标、专利、版权及其邻接权、设计和集成电路、地理标识、植物繁殖权等。虽然非洲涉及本土知识保护的政策指向只要不与非洲地区知识产权办公室、非洲知识产品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脱钩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本土知识,但是非洲地区知识产权办公室、非洲知识产品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没有专门的本土知识保护职能,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不可能对本土知识执行永久保护。更突出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体制的个体性给本土知识的保护和创新造成困难。因此,非洲的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非洲必须发展额外的特别保护,如所有者的共享权连接,原产地的标识、贸易秘密、遗传和生物资源、文化和遗产等的保护,通过双边、多边协议调整跨界事项等;非洲应与其他非洲伙伴及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建立统一的本土知识保护联合体,发展合适的本土知识保护机制和法律体系。

《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指出:首先,很多情况可以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

^① Depar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see http://www.dst.gov.za/publications-policies/strategies-reports/reports/IKS_Policy%20PDF.pdf/view?searchterm=indigenous%20knowledge%20systems”.

权协定框架下使用不同的形式加以调解,如利用地理标志、社区权力概念和独特的保护形式等补充现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不足。其次,为防止公共领域的本土知识被作为新发明在其他国家申请专利,重要的是把这些实践尽快文本化;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打破语言和技术格式的障碍,开发现代分类、检索工具,以防止非法申请、注册专利;建立相关的国家、地区、国际本土知识注册系统,有效支持工业界和本土社区之间的利益共享。同时,应尽快建立便于核定发明的真实性、确定持有者的身份、限定持有者的利益边界、确立利益共享的最低限度标准,以及公开申报知识、证明本土知识所有者和其权利的协议制度等,以帮助本土知识持有者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第三,修订南非专利法,创立法律上的保护和利益共享框架,通过立法促进建立规范的本土知识记录系统和保障信息,使本土知识的研究得到尊重,以加强本土知识创新在各种技艺发展中的优先地位,这是促使南非本土知识和国家创新系统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重要步骤。第四,设立专项基金,促进本土知识与创新的连接,包括加强与科学基地的联系,与其他知识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与贸易、工业发展的关联等。^①

另外,近年来,非洲立法界在环境管理立法方面逐渐认识到:

第一,人类生存依靠自然界。自古以来,植物不仅提供了生存需要的食物,而且提供用来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维持和提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和品质。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进程,使人类与自然共存的传统变得模糊起来,掌控自然环境的信念遮蔽了现代社会继续广泛依赖于自然产品的事实。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北方科学家的技术成就与南方国家的物种多样性的结合,使基因材料的转换能够超越物种的限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目前所有可用的处方药大约有 1/4 来自植物,一半多是从自然界混合物中发展而来,而且,许多科学家相信,大部分的疗法可以在基因多样性丰富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中找到。例如,对玫瑰色玉黍螺植物的研究,为儿童白血病的治疗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种植物曾经是马达加斯加的特有产物,但现在由于森林砍伐已消失殆尽。因此,非洲应与南方国家一道,努力建构新的知识保护体系,以造福非洲人民。

第二,非洲资源保护立法应反映以本土族群传统为基础的社区在非洲社会构成中的重要性。例如,在非洲农村,耕作或放牧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同一片土地上,多个村庄拥有放牧权、狩猎权、耕作权,只有他们自己代代传承的本土机制才能实现普遍的分配和控制。事实上,在非洲,资本主义的不良发展反而增加了社区关系的重要性。虽然殖民政策破坏了社区的传统功能,但在经济组织中,传统社会网络

^① Depar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see http://www.dst.gov.za/publications-policies/strategies-reports/reports/IKS_Policy%20PDF.pdf/view?searchterm=indigenous%20knowledge%20systems."

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所主张的私人财产权的制度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CBD)所主张的社区权利的私有化,并都不符合非洲的实际。虽然生物多样性公约同样给予了本土社区以适当的权利,但是,其基础是不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从古典经济理论出发,其环境保护观以私有经济政体为基础,力图将社区权利的私有化作为动力机制,支持由规章形成的契约达到在生物多样性管理方面的功效和公平。非洲的新保护法则不适合以私人财产权利的扩张为前提,或者说,不应以社区权利的私有化为前提,而应以反对私人财产权利凌驾于公共资源之上为前提。因此,非洲国家如何调和西方的个人知识产权的观念和非洲全部财产建立在社区权利之上的观念,是环境管理立法的焦点。

第三,非洲的小生产持有者掌握大部分种子及其种植方式,以及非正式的但却是行之有效的生产交换机制,并形成社区网络。实际上,非洲的食品生产和粮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正式的种子网络的运作,在非洲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主体地位。因此,非洲环境管理立法的又一前提是应为农民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保护与动植物基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在基因资源的使用中建立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按照当地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动植物基因资源持续使用的保护水平,利用法律对育种者进行保护,鼓励农户开展农业生产革新和发展特色经营,拓宽本土种子的保护种类等。

第四,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争论在不断深入,传统知识和农民、村社的权利概念引起广泛关注,发展新的知识产权体制来保护本土利益,成为南方国家的普遍共识,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国家已经在积极努力,起草法律来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科技发展的冲突。同样,非洲也在积极探索建立一个全面的地区性的法律框架,指导、协调非洲各国保护本土知识,以控制本土知识流失、生物资源被掠夺的严重状况。当前国际贸易讨论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如何确认地方的主权、利益和创新实践,焦点是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不足以保护本土知识,导致本土生物多样性出口不能补偿。因此,非洲环境管理立法的重点应是本土知识的保护。^①

在此背景下,1996年,非洲国家在乌干达首都坎帕召开了传统医药和药用植物研讨会,高度关注药用植物基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及与之相关的本土知识问题,把建立保护药用植物的政策、协调机制和发展可持续利用的公共措施等提上了议事日程。1999年,非洲多个政府的贸易代表认识到推进知识产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际贸易公约改革的重要性,在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谈中,他们以非洲团队的名义高度一致地主张建立一个保护、共享本土知识的体系,以维持所

^① Noah Zerbe, "Biodiversity, Ownership,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Exploring Legal Frameworks for Community, Farmer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frica,"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53, 2005, pp. 493-506.

有的生命系统的多样性,为农业发展、生物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及国家主权的维护提供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非洲环境管理立法的取向逐渐清晰、系统化,主要的趋势是对生物资源及其衍生物、本土知识及其持有者的权利、小生产者的地位等给予多方面的保护;基于对中小生产者的重要性的认识,把农民的权利视为粮食生产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进入资源保护法律之中;确认了社区权利的概念及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过程中的中心角色,社区利益、社区在维持生物多样性中的历史性贡献得到了认可。

五、把本土知识纳入政府管理体系

本土知识一般都零散分布在众多的领域里,相关事项牵涉到粮食生产、医疗保障、环境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需要农业、科技、教育、环境、旅游、卫生、文化、贸易、工业及地方政府等很多政府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重视、扶持、协调和管理。针对这一特点,世界银行专门在非洲地区知识和学习中心设立了本土知识发展计划,^①一些非洲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一批本土知识资源中心,系统开展本土知识事务的管理。非洲的本土知识资源中心数量居各大洲之首,一般分国家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三个层次,主要承担本土知识的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任务,有的也负责鉴定、协调和管理。^②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在把本土知识纳入政府管理体系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设计。

第一,建立政府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高度重视国家本土知识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的建设,要求在科技部成立本土知识部际委员会,负责统一协调,保障相关政令具有一致的路径,并规划建立国家本土知识办公室和国家本土知识咨询委员会,作为国家管理本土知识事项的核心机构。

国家本土知识办公室的职能是依据已鉴定的本土知识优先权为社会提供公共资源,并发展执行机构实施与其相关的项目;调整与本土知识相关的信息和物质转让协议的标准,在本土知识持有者、研究者、开发者之间建立边界界定机制;研究本土知识应用中应有的公平和公正的利益共享规则;保持与其他政府部门、外国政府、外国本土知识持有者、外国技术专家、与本土知识保护相关的公共和私人成员等的联络;资助本土知识实验室和中心、实践者和持有者的研发工作;支持建立本土知识信息机构,传播本土知识信息;与传统社区领导人和其他本土知识利益共享者合作,担任社区、个人本土知识争端的处理顾问等。

① Nicolas Gorjestani, "Indigenous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UNCTAD Conference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Geneva, November 1, 2000.

② CIKARD,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Monitor*, Volum7, Issue 3, November 1999.

国家本土知识咨询委员会是一个代表研究机构、社区、知识持有者和实践者利益的顾问体,负责对国家本土知识事务展开调查、研究和咨询,包括项目研究和应用的引导,向政府提出支持发展方面的请求,为科技部提供政策咨询,与国家本土知识办公室就创新事项建立强联结等。

在管理机制方面,《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则有:国家本土知识办公室设在科技部,其核心功能是识别和保护本土知识,该办公室为部际委员会提供秘书处;国家本土知识咨询委员会负责为政府提供顾问咨询,主要涉及本土知识的识别、促进、发展、保护和证明等内容,并由科技部管理;知识产权注册办公室负责管理本土知识持有人的注册,研究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发展保护方面的新法,以管理专利申请、商标注册、设计权、版权、地理标识、植物和动物育种专家的权利等方面的事务;贸易和工业部负责研究本土知识保护法律以及相关的特殊知识产权制度;国家本土知识办公室负责处理本土知识要素,使之与教育部的国家资格认证框架协调一致;科技、教育两部联合负责对本土知识所有者进行鉴定;科技部负责协调国家本土知识办公室、国家本土知识咨询委员会、国家创新委员会和知识产权注册办公室之间的相互关系,负责研究拟建基础设施与已建其他机构的紧密共享关系,确保本土知识管理机构与国家机构恰当相交,与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团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参与关系;本土知识研究在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下进行,以促进本土知识研究在现有研究机构中得以推进的广泛性,提高国家研究机构的创新潜力,同时,鼓励、支持建设南非本土知识信托基金组织。

第二,建立本土知识信息机构和研究机构。《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指出,南非需要建立合适的信息机构和研究机构,处理本土知识的描述、电子文档获取、分类和检索等,以方便研究、查询和保护,使本土知识得到有效利用。为此,南非对建设本土知识国家数据库、图书馆、博物馆,建立本土知识实验室及社区中心,做了全面的规划。

第三,人力资源发展和能力建设。《南非本土知识系统政策》把本土知识看作是一种主要的国家能力资源,理所当然应被整合进入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国家技能发展战略和国家可持续乡村发展战略。本土知识由宽广的知识组成,大量被教育、创新、工业和商业领域中的主流知识所掩蔽,因而造成对本土知识持有者的人力资源价值的忽视。事实上,本土知识持有者作为本土知识的监护人,在创新和本土知识的商业化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南非本土知识国家战略中,本土知识人力资源的建设包括三个重点:(1)本土知识人才队伍建设;(2)本土知识型企业的建设;(3)提高本土知识的社会影响。

六、把本土知识纳入国家建构视野^①

民族国家的一般形成过程是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但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先有国家,然后再谋求对国家的认同。非洲的国界大多是19世纪后半期殖民者在地图上依据经纬线和几何方法画出来的,^②这样的国境线,反映的是西方列强的势力分割,而不是非洲人民的自然诉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全面崩溃,但殖民者撤退时,常采用分而治之或“以夷制夷”的手段,为日后继续施加影响埋下伏笔,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国家建构的复杂性。非洲国家历史的这种独特性,是造成非洲凝聚力差、抵抗力弱、依附性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土知识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必然反映着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哲学、认识论、伦理取向和生活方式。例如,本土知识是本土认识论的反映,代表着文化和语言的权力,关涉如何在现实中确立文化遗产及其所荷载的意义,这是本土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全球化统领世界,在全球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如何维护本土权力,涉及政治问题。殖民主义对本土知识的贬低、掠夺,一直是影响穷人生存、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涉及历史、伦理和社会学问题;在文化同一化和多样化的博弈之中,如何防止本土偏见、本土认知错误的产生,与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等等,这些问题拓展了本土知识的意义,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自主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就非洲的特殊建国史而言,更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本土定位。早在1880年代,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者即提出非洲个性(the African personality)、非洲群体意识(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Africa)、非洲社会范式(paradigm of African society)等概念,并将之置于哲学、社会和政府法律体系、军事组织和制度建设的中心。^③殖民、去殖民、新殖民是全球化古老的一面,电子技术造成时空浓缩,后现代思潮产生的不知所措和反叛,社会变革在全面提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加快,是当代全球化的新表现,但都并未注定会给全球带来团结和公正的秩序。西化使南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一种追求刺激的无规则文化在蔓延,结果是精神家园的普遍丧失。本土价值、本土知识、母语、文化遗产的全面兴起,是对西化的反动。在此背景下,非洲渴望找回自己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为此,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地位,重新定义发展,重新思考自由市场竞争的咒语,以期能够决定本土知识、

① 张永宏:《非洲发展视域中的本土知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177页。

② 非洲国境线44%由经纬线而来,30%依几何方法画定。参见李安山:《全球化视野中的非洲:发展、援助与合作:兼谈中非合作中的几个问题》,《西亚非洲》2007年第7期,第8页。

③ Willie E. Abraham, *The Mind of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2. p. 11.

文化遗产的作用和可能性,进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尊严和价值。非洲学者一直在努力识别非洲文化共同的信仰、价值以及历史经验,他们认为,非洲要应对全球化的压力,复兴本土知识显然是应有的主题。^①

其次,有助于弥合性别、族群、宗教间的裂痕。本土知识一般并不是性别中立的(gender-neutral),这种因素影响着教育功能的实现。在多种文化类型中,妇女是本土知识的主要承载者,她们从口述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宝库里获取了大量的习惯、故事、药方等。但是,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本土知识被称为是“老妇的故事”(old wives tales),阻碍了本土知识进入教育系统。针对这种情况,印度一些乡村小学即雇佣部分当地妇女作为教员,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找到办法把本土知识的内容嵌入课堂实践之中。类似的例子在非洲并不多。非洲法语区大部分乡村小学以男性教员为主,而且常常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男教员应来自其他文化区,这种去背景化的教育系统设计,旨在增强孩子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能力。这样的功能性教育,遮蔽了民族文化、地方传统的意义,加大了性别的社会差异,显然不利于新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非洲族群冲突是众所周知的一大顽症,也是引发国内、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众多的本土知识实践证明,本土知识在缓和历史积怨、调节资源争端、化解利益冲突、促进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本土社区能提供应对本土危机的独特历史视角,是人权保护的基础单位。

非洲宗教与本土知识的交叉较为复杂,地方宗教传统、世界宗教的教义和实践(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世俗的文化、政府主导的文化,在国家认同这一主题下交汇、碰撞,扑朔迷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非洲大陆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已适应了非洲文化甚至非洲化到一种变异的程度,这种适应和变化无论是通过何种交融方式实现,基督教、伊斯兰教二者与发展的民族思想体系之间都存在着影响或被影响的关系,其程度取决于这些宗教与本土文化的复合状况。基于这种深度的联系,在非洲,宗教的方式影响着什么是本土、什么是外来的意义。随着本土知识在非洲的兴起,从宗教的维度看,如何看待本土知识是非洲国家建构进程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第三,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本土知识基于经验,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领域联系了起来。物质空间维系生存,精神空间富于情感意味,为物质交流提供了润滑和动力,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集体主义的思想模式,维护着族群及他们所共享之土地的共有意识。因此,本土知识不是为满足个别需要的,也不是与共同

^① Queeneth Mkabela, "Using the Afrocentric Method in Researching Indigenous African Culture," *The Qualitative Report*, Vol. 10, No. 1, March 2005, pp. 178-189.

体相孤立的,它根植于一个个族群、一片片土地。在本土社会里,文化传统、价值信仰体系和世界观是由社区的长辈传授给青年人的,构成了一个本土的认知体系。社区与其环境的关系,建立在对物质、精神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之上,包括概念、信仰、预言、经验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在非洲,虽然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基础已经崩溃,但其经济基础、文化影响仍然起着作用,去殖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殖民主义的阴魂要破除,但更为重要的是建设本土的文化认同。

最后,有助于建构本土发展模式。发展是非洲国家必须面对的共同主题,因为非洲问题的根本,依然是发展不足。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非洲很多国家长期盲目追随西方的发展理论,结果,40多年来,发展业绩有限,债务却不断加大。西方高消费的发展模式,浪费全球自然资源,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方式对于贫穷的非洲,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所以,非洲国家应探索基于本土知识的自主发展道路。当然,不是不与西方合作,而是在发展中应加入非洲理想、非洲价值,并以非洲的人力、物力和自主知识为基本资源。近年来,非洲学界围绕非洲发展道路的选择提出多种多样的主张,这从不同侧面深刻反映出非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只有彻底摆脱殖民历史的影响,非洲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立和发展。从学术界的讨论来看,主要视角有三个方面:其一,殖民历史是本土知识遭受压制和破坏的根源;其二,解放本土知识是去殖民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三,保护和利用本土知识是去殖民化的重要途径。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非洲的本土知识不仅被唤醒了,被视为非洲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本,而且被纳入了国家建构的视野。事实上,在国家建构进程中,本土知识是建构本土发展模式,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促进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重要资源。

总的来看,非洲知识界普遍意识到,虽然殖民体系已经成为历史,但殖民影响却根深蒂固,殖民历史所造成的文化纽带的断裂,是制约非洲发展的根本原因,去殖民化仍然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非洲要找回发展的主体地位,首要的是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实现本土回归;本土知识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是哲学、认识论、伦理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其中所包含着的思想和方法,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自主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建构进程中可资深入探究、挖掘的宝贵财富。因此,南非本土知识国家战略十分强调本土知识在去殖民化和国家建构中的作用,认为发展本土知识是认识和纠正种族、性别不平等的一个大好机遇,应当重视训练大量的黑人、妇女在各种本土知识领域就业;应激活本土知识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教育价值,提高人们对本土知识的感知能力,全面理解、欣赏本土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潜在影响,进而增进对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尊重,纠正、补救南非苦难的过去,消解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侵蚀效应。

结 论

本土知识在当代的兴起有两个前提:一是殖民统治的终结,二是前殖民地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前者解除了殖民霸权对本土的压制,后者使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二者结合在一起,彰显了本土知识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本土知识在当代兴起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条演进路线:权力路线和知识路线。权力路线注重本土知识在法律、教育、文化认同,以及去殖民化和国家建构中的功用和使命;知识路线注重本土知识在农业、环境、医疗等方面的实用价值。进入1990年代,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对抗的淡出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增强,促进了知识路线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南北矛盾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发展和安,权力路线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学术领域日益被强化。这两种趋势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反思全球化的旗帜下会合,引起广泛探讨的兴趣。就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民族独立、国家建构和发展,受到漫长的殖民历史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如何摆脱殖民历史的阴影,以应对全球化不断提速背景下知识经济的挑战,这一问题使知识、权力与发展的相互关联成为后殖民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主题。非洲在国家层面上出现的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正是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

把本土知识与非洲的发展联系起来,是近年来非洲建构自主发展动力体系的新探索。从非洲普遍缺乏民族国家一般的形成过程这一角度来看,本土知识的意义还远不止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其精神价值对建构非洲的自立能力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殖民干预确实是认识“本土”的重要拐点,因此,谈论本土知识话题,自然不能回避对殖民制度的深入批判。在非洲,殖民影响深重,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特殊,本土知识所承载并反映着的历史和文化、思想和方法,逐渐进入非洲去殖民化、国家建构进程的视野,是非洲自立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本土知识在当代的兴起,不仅是殖民历史负荷的反映,同时也是南北关系背景下知识、权力与发展相互关联这一时代主题的反映,与全球贫困问题、环境问题、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等联系在一起,包含着丰富的意义。但是,在全球化趋势迅速演进的背景下,本土知识的价值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既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又不能无视殖民历史和南北矛盾所造成的权力失衡因素;既要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又不能陷入妄自菲薄的悲观境地,这是非洲本土知识研究领域需要重视的问题。总之,非洲出现的本土知识保护与利用战略,高度重视整合本土知识进入科技创新体系,整合本土知识进入教育体系,整合本土知识进入减贫计划,以及把本土知识事项纳入立法体系、政府管理体系及国家建构视野,相关的认识和做法,具有研究和借鉴价值。